

詞學季刊



詞學季刊

下
册

上海書店
影印

詞學季刊

恭悼



第二卷第三號



針防外寒仙翁
流水洗仙舟
甲辰六月
詞意 吳冬東

汪寄菴先生爲本刊寫淮海詞意



王寄公先生刊本中山白雲詞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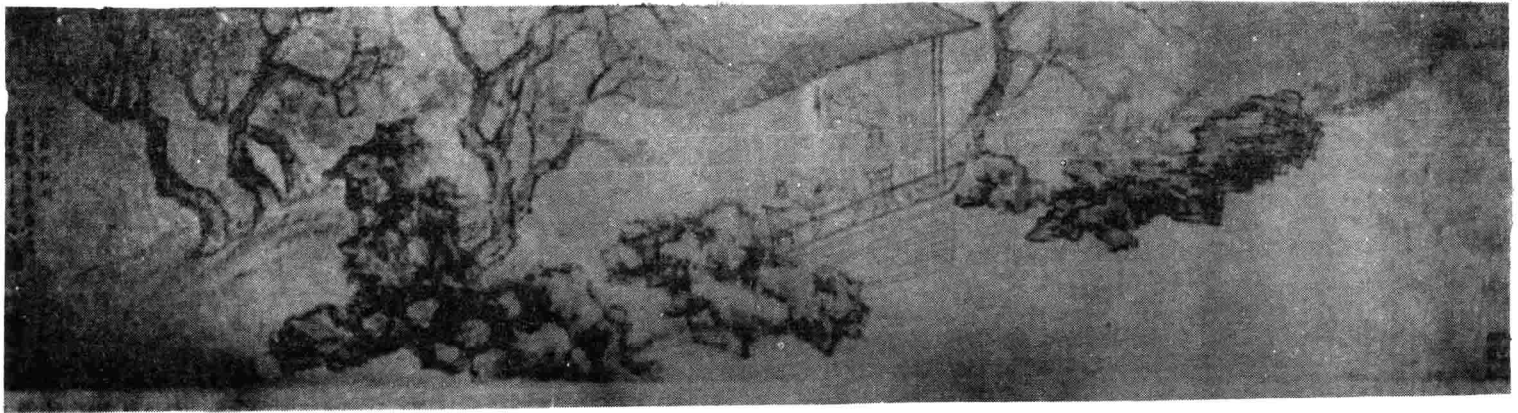
藏生先亭鶴冒

詞題堂復譚像小君喬李畫長渭任

孤蟾下倦輝落盡江梅春是客城上夜烏正飛漸暝
 成塵燼沈芳情誰款楚妃羅玉尊腸斷今夕空凝望
 秋練一道界寒白游塵柳邊坊陌有落影欹光以纖率
 幸歸計未得曲榭懸燈小檝橫笛斷雲送故國思重問傳
 相信息若休歎團圓兒女滿市杜陵空竟業十年第一才子
愛門元下五九矣
 桃葉餘寒幾尊但共覓南朝陳迹何處修竹蒼烟漫拍去
 春色垂柳暗輕煙散人思重問玉辰坊定曲埋哀絃之控
 數箇都付悵惘記變兩曉鳩催歸又飛向朝未下征驛輪
 與唱塵十里數車幸遊履春漸遠巢痕換也算再來燕
 子如客那更料日東城有人愁寂琵琶江已印清湖
遊占秋夢家散家一角不處
 盡日陰溼雲如夢上青琴薄寒時候厭登臨 草漸未時
 前渡埋細禽曉夜落花深傷春傷別又而今浣溪人去年
少
 寒江空歲晚與君携手曾蒙帶一分酸離心未飲先甜十
 幸水輝煙柳慣奈而今不是江南道秋魂一尺荒波溼了
 征衫 征部已自傷離落明歸鴻聲裏此別何堪短髮
 怪衰楊一樣能斂斜芳而在孤城角近黃昏不見征帆待何
 時月下西坊玉塵重每書畫中或中自有愛之使
散來送于江二賦以醉別之 對浦乳峯蒼
 城淡盡清游今更悽斷澹黃樓外柳不以秋魂短霜前翠
 同款飛鷗忘謝家池館幾盡哀彈一襟幽恨都作夢雲
 散子風冷眼初轉望情願雙向鷓鴣心眼一杆江北信
 年無時雁蕩花謝後斜芳煥漸愁與涼煙溼遠澤不替
 青衫早得塵又浣吟曬北寄
傲笑車子 發已上元錄盡詞三章就

愛生或兄有過心之善畫畫馮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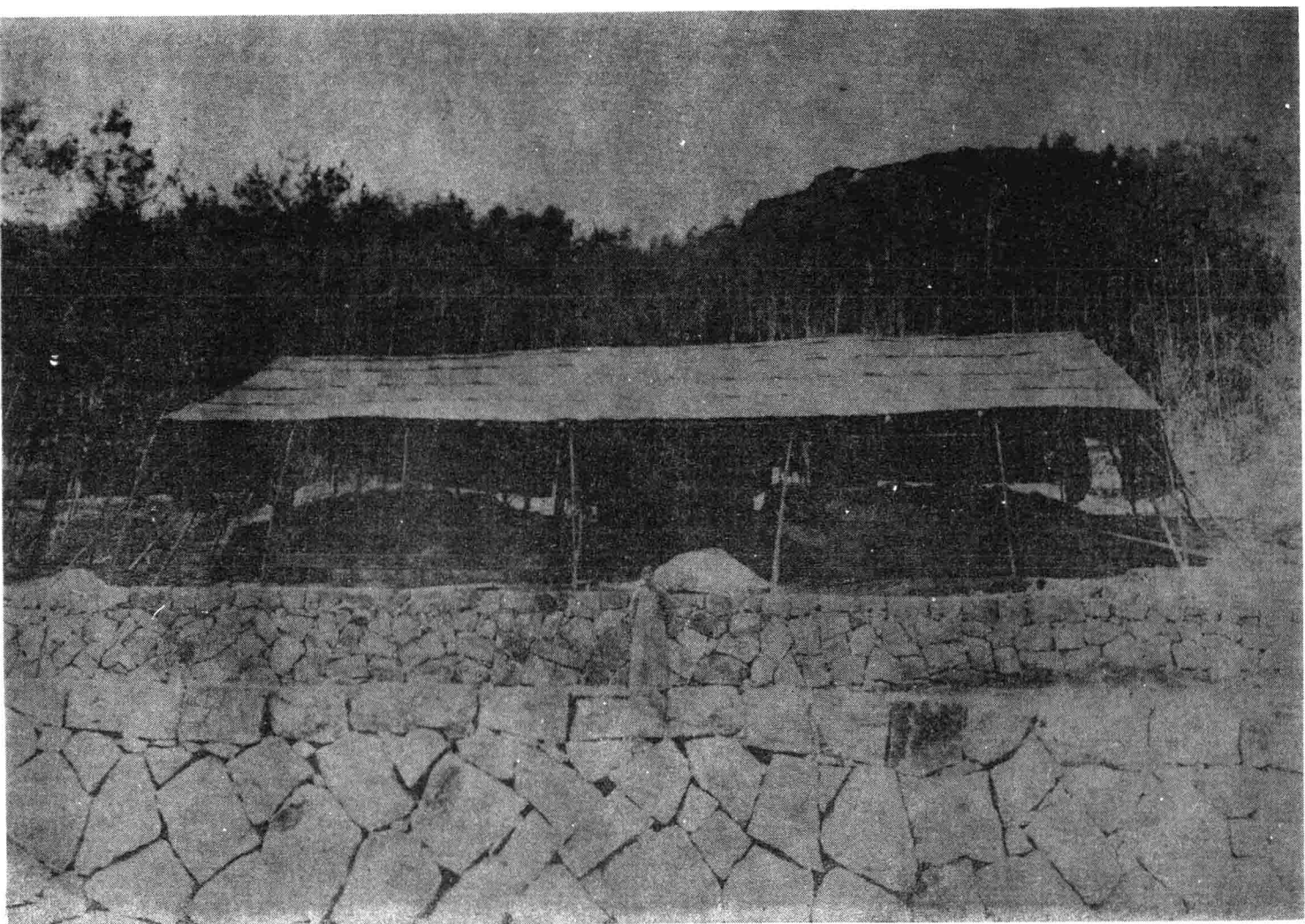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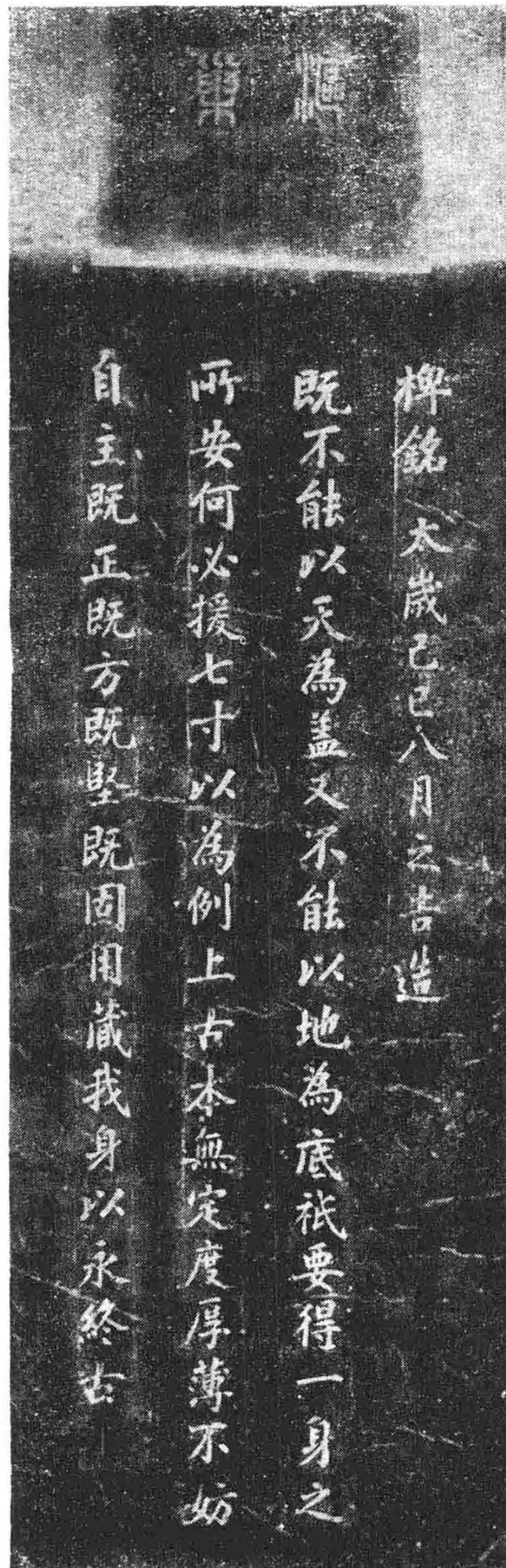
戴亮吉先生藏

顧若波(溧)畫紅窠填詞圖

彊邨詞人之墓 龍榆生攝影



墓在吳興郭外道場太塢山麓竹樹環合鬱鬱佳城上首居中者爲先生塋前排則其介弟閔生梅生藏魂之所時工事未竟上支竹棚望之若草廬焉二十四年二月初四日沐勛敬識



棹銘 太歲己巳八月之吉造

既不能以天為蓋又不能以地為底祇要得一身之
所安何必援七寸以為例上古本無定度厚薄不妨
自主既正既方既堅既固用藏我身以永終古

彊村先生在世時有寧波某名醫修某處橋梁得陰沉木分貽先生作壽器既成先生自刻棹銘於棺蓋又篆滙巢二字於上
首先生將葬有戚友拓得墨本若干幀予亦分得其一因影印以供關心先生身後者之參考云

沐勛謹識

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目錄

圖畫

汪寄菴先生爲本刊寫淮海詞意

王寄公先生爲本刊寫山中白雲詞意

黃仲則手書詞稿 中山黃氏崑崙室藏 陸丹林先生攝贈

任渭長畫李香君小像 譚復堂題詞 冒鶴亭先生藏

馮夢華手書詞稿 陳蒙庵先生藏

顧若波(澣)畫冷紅簷填詞圖 戴亮吉先生藏

彊邨詞人之墓 龍榆生攝影

滙巢棹銘拓片 萬載龍氏受硯廬藏

論述

東坡樂府綜論

橋李閨閣詞人徵略

專著 一七

馮正中年譜 夏承燾

詞籍提要 趙尊嶽

唐詞紀——詞原——詞觀——晚香室詞錄

遺著 九七

詞律箋推 卷二 徐 棨

織文詞稿 卷上 勞 紡

輯佚 一三七

陳老蓮佚詞 陳洪綬

王病山先生遺詞 王乃徵

雁來紅詞錄 梁鼎芬等

大鶴山人詞籍跋尾 鄭文焯

詞話 一五一

忍古樓詞話續編

夏敬觀

詞錄

一五七

近人詞錄

邵章十闕——張爾田三闕——蔣兆蘭六闕——冒廣生二闕——易儒二闕——胡漢民十三闕——葉恭綽一闕——壽鏞六闕——黃澹一闕——林鷗翔一闕——黃福頤二闕——梁啓勳四闕——任援道二闕——鄭秋鐸一闕——鮑亞白一闕——甘大昕二闕——詹安泰二闕——陳配德三闕——胡坤達二闕

近代女子詞錄

徐小淑二十一闕——蒯彥範六闕——劉敏思四闕

詞林文苑

一八一

青蕤盒詞敘

冒廣生

鴛摩館詞稿序

汪曾武

東坡樂府箋序

葉恭綽

菘斐軒所刊詞林要韻跋

葉恭綽

詞話叢編序

吳梅

通訊……………一八七

與龍榆生論蘇辛詞 張爾田

再與榆生論蘇辛詞 張爾田

答張孟劬先生 龍沐勛

與龍榆生言陳老蓮詞事 陳彥疇

雜綴……………一九一

宋詞集聯 大厶居士

詞壇消息

論述

東坡樂府綜論

龍沐勛

自樂章盛行，創調既多，慢詞遂盛。耆卿諸作，既多爲應歌之詞，雜以淫哇，不免爲當世士大夫所詬病；而體勢拓展，可藉以發抒抑塞磊落縱橫豪放之襟懷。有能者出，乃出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一掃妖淫豔冶之風，充分表現作者之人格個性。此亦勢所必至，而眉山蘇軾，卽乘此風會而起；於詞體拓展至極端博大時，進而爲內容上之革新與充實；至不惜犧牲曲律，恣其心意之所欲言；詞體至此益尊，而距民間歌曲日遠。陸游所謂「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一者，此其特具之精神也。

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字子瞻，眉州眉山山人。博通經史，殿試中乙科。歷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神宗時，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軾與田夫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旋移汝州。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尋除翰林學士，知杭州、頴州。後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宋史卷一三八）軾所爲東坡詞，有毛氏汲古閣宋六十家詞本，又名東坡樂府，有王氏四印齋景元延祐本，朱氏彊邨叢書本。又有宋傅幹注坡詞傳鈔殘本，及本人所編東坡樂府箋，朱本編年，箋卽依之而作，兼採傅注。

頗足爲參訂之資。

胡寅序向子諲酒邊詞謂：「詞曲者，古樂之末造。……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遊戲而已。柳耆卿後出，掩衆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阜隸，而柳氏爲輿臺矣。」由胡氏之言，知在東坡以前之作者，雖心好詞曲，而必自託於「謔浪遊戲」。此其故由於詞所依聲，原出胡夷里巷之曲，士大夫之所作，既仍須迎合娼妓心理，不得不偏重於男女戀悅，或傷離念遠之情，爲保持身分尊嚴，遂不能無所規避。然於此足徵東坡詞派未開之前，除「士行塵雜」之溫庭筠，「骯髒從俗」之柳三變外，對於詞之製作，總多就實避名，尠有以嚴肅態度，著意提高詞格者。胡氏又以柳氏爲能「掩衆製而盡其妙」。其意亦謂應歌之詞，至柳始發達至最高點。東坡出而以靈氣仙才，開徑獨往，其能別有天地者，正以其確認詞體，不僅爲抒寫兒女私情之工具，雖其聲出於教坊里巷，亦不妨假以自寫胸懷，大丈夫磊磊落落，更何難以人尊體？東坡詞之擺脫浮豔，正欲提高詞之地位。其所以能壓倒柳氏者在此，其所以能獨建一宗者亦在此。王灼云：「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碧雞漫志卷二）此真能揭出蘇詞之真諦矣。

當柳詞盛行之際，有井水處，人皆能歌，其深入人心，蓋可想見。何以東坡一出，竟能轉移風會，一